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

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八年魯立大  
子同是爲莊公釋文諡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  
壯曰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

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卽位之禮特春秋  
不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卽位以  
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卽位之禮故不  
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  
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  
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

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

言子也○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注據繼君不絕也疏注據繼

也○說文糸部繼續也玉篇紹繼也大夫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

大焉故為子痛不忍書其即位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

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曠

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子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猶遁也疏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

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

猶遁也○說文辵部遜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聘禮孫而說學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

出之皆慈之段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遷延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公羊云孫猶孫也何云孫猶遁也鄭箋云孫之爲言孫遁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古就孫義引申卑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墜字下云从玉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爲謙遜下孫爲遁孫故云猶也舊疏謂欲解彼此內諱奔謂之孫注言于齊者之皆爲孫遁月去之義恐非

盈諱文疏

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據百二十國實書以爲春秋非獨

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爲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文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于齊何注

據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疏

注據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

桓十八年若有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

奔喪致是也彼注卽据文九年爲說似此可不致而云未有  
來文者舊疏云夫人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  
解也按詩齊風南山序箋云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卽位後乃  
來左傳云不書卽位文姜出故也是夫人固在齊也詩疏云  
其來年月三傳無文何氏及賈逵服虔皆以爲公憂思少殺  
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其實本未歸  
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  
魯矣服虔云蓋魯桓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也惟  
杜預以爲莊公元年歲首卽位之時文姜未來公以母出之  
故不忍卽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  
月又孫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出非先在齊與前儒說異不可  
從也按左傳明文姜出杜氏必欲故違三傳及先儒之說  
因謂其二月反孔穎達依回其解似若留此二月餘時爲杜  
孔藉口者而又增飾姜氏感公意而反魯入尤之而孫諸節  
殊不念母也注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疏注固在

○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  
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据魯史可見夫  
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弑懼爲  
國討留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  
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  
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

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本末歸也亦用何義魏書竇瑗傳引服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瑗又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

出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

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疏**

通義云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耐比至于練間無他祭

莊公卽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卽謂此年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莊公不書卽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卽位與定元年之不書正月異彼卽位後也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卽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卽位臣子不能不執贄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尙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

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月存親事則與何賈服並同矣襄二十九年傳正月以存君也彼爲襄公在楚故特發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沒已踰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入之也注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不知練應四月時已三月宜先宿戒故下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俞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二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二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

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何以不稱姜氏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注** 据夫人姜氏孫于邾

**疏** 注据夫至邾

**貶** 通義云貶去姓者惡

其驢姓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也左傳云絕不爲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繼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爲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姜與兄殺君何止於責卽與齊絕文姜遂無罪乎春秋爲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責莊公也而辭例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夫責莊公絕其何爲曷爲貶注据俱以孫爲女與貶去夫人之氏進退皆失据也

**弑公也**

**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弑公而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

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是內絕之之詞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喪歸乃復以少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詞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接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拒之罪絕不爲親



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弑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弑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弑夫卽以今律論姦夫弑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尙應縲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爲司馬昭賈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弑之耳而司馬昭卽以撫尸一哭掩其弑君之罪矣其與弑公奈

何夫人譖公子齊侯之子也

**注**

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

**疏**

注如其事曰訴○後

漢書齊武王縝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溯或从心作愬論語顏淵篇膚受之愬注愬己之寃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縝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卻鞮訴公子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訴玉篇言部譖讒也廣雅釋詁譖誣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譖言則退箋云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寃譖並有加誣之意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

**注**

以淫於齊侯所生

**疏**

舊疏云夫人加

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其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

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又猗嗟序云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卽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謫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卽齊侯所生桓公甚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爲憑空有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

此語乎

爲憑空有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

爵疏注欲醉而殺之○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飲至三爵○禮記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引禮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爲酌酒者示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疏傳

釋詞焉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擗幹而

殺之注

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擗折其幹

疏

舊疏云此與上於其

乘馬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

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

裁云依說文當作協許云摺也从乎芴聲作擗者或體也作

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摺范雎傳折脅摺齒鄒陽

傳作摺脅折齒漢書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

路合反本又作擗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

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搯殺

之疏引說文搯捉也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折拉然為聲

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

山疏引補詩駟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

脅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第方郭注幹脅國語晉語聞

其駢脅欲觀其狀韋注骹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旦反脇也

是陸本不脫○注擗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如字說文是

部邈協也手部協擗也引公羊傳曰協幹而殺之又拉擗也

擗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擗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擗摧藏注拉

頓折也又云菴攬雷碾崩巒弛岑注菴攬雷碾崩弛之聲也

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

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

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是也扶宋本作決誤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

**注**据貶必於其重

**疏**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

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

不與念母也

**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

不爲不孝距蒯賁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

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

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

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

**疏**穀梁傳人之於天也

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弑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弑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玉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弑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韻樓集云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日夫人弑公子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廟至不順○宋本闕本作躓當據正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作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卽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魯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

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  
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爲不敬也繁露精華云脅  
嚴社不爲不敬靈說苑作劫嚴社而不爲不驚靈按繁露說  
苑並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重至  
於下○舊疏云此蓋詰爲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  
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  
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  
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  
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  
當誅○包氏慎言云不與念母者絕而奪其母子之恩也何  
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  
所當誅是言弑夫者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  
遠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者春秋之法也文姜幸逃法誅  
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  
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  
并責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  
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  
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  
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  
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  
之士官也據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  
母者夫妻以脾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

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弑父凡在  
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  
父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  
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  
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  
通義云公孫曰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  
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然則  
此有罪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  
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  
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  
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  
也桓公薨於上年四月今年四月一期故爲練祭左右也謂  
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練衣黃裏練練注小祥練祭  
冠練中衣以是爲內練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練纁之類明外  
除是小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

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

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

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疏**

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

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齊單伯而後築館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尙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是尋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爲上卿。自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張義也。魯有僱邑。或作闡。疑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兼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



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謂六年時也三不  
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  
注凡十五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  
再則黜地三則爵士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有司奏  
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  
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  
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  
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己征而歸其地  
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  
之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  
貢士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  
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  
皆本書大傳爲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  
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  
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  
用書傳說也書錄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  
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  
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

季春三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  
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  
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書  
魯丕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故  
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署縣次  
續食會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士之意也按王制云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  
脫誤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  
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  
所貢之數何以不稱使注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  
亦準此與

之文

**疏**

注據公至之文○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是也凡  
內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詞單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

爲天子召而使之也

**疏**通義云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  
京師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

問天子召而使之也  
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  
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讎不敢不讎也王命勿讎則亦不  
敢讎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  
已所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狩焉乃譏  
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

**注**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

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逆注

者至受之○說文彘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

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譏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

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厭介皆逆命不曷爲

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曷爲

使我主之注据諸侯非一疏注据諸侯非一○各本一天子

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唐石經乎作于史記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滄曰公羊

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

主按此自謂嫁女於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

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

諸侯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

得申其私服則不必就諸侯主之如諸侯嫁女於諸侯例矣

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恩

得申是也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

侯同姓者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

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  
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  
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  
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

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

交婚姻

**疏**

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

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  
同姓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  
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  
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  
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  
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  
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  
尊至之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待作持誤鄂本作待當据  
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已放其命云有  
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

嫁於某國正以申陽倡陰和之道故也按風猶諷也猶詩序  
之風化風刺皆謂諭示不直言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集解  
引九家易注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居尊  
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二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  
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之道相承  
故元吉困學紀聞引京氏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  
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如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皆所以申倡和之道  
也詩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失倡和之義矣  
○注天子至之路○於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於改于  
非詩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  
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蓋士安駁毛鄭語亦可見天子嫁於  
諸侯備姪娣矣或可以尊故命同族諸侯女爲姪娣與諸侯  
不再娶若其無媵設適夫人歿或適無子則是絕人繼嗣矣  
○注我主至子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無我字同監本毛  
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今刪正閩本  
我字重刻蓋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按有我字是也我主謂以  
我爲主變法書之也我主見上文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  
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  
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注魯桓觀見弑  
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  
受之于京師諱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

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所本穀梁又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

內之道也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

夫人之下羣公子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外

**疏**

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穀梁亦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于外爲禮左疏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

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劉氏達祿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仇辭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爲隱討桓又不能爲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弒兄而遭弒之桓公一則以王姬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公忘讎奪親而爲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

言至禮也。○穀梁傳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同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不可。羣公子之舍，則以卑故闕。地于夫人之下。于外何以非羣公子之上也。時魯因嫁女，讎國故于外耳。禮注：据非內女疏。鄂本宋本正言王姬應殊內女，故据以難。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爲營衛不固，不以將嫁于讎國。

除譏者，昏本自得以讎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

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于有越訓。越有遠義，故于亦有遠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爲營衛不固。○通義云：申言築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主嫁，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羣公子之舍之問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舊自有館也。楊疏云：主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則是營衛不固，是輕王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

辭一則輕王姬故也○注不以至非禮○此駁左穀二家義也穀梁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左傳以爲禮亦卽穀梁義故杜云齊疆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得禮之變公羊義魯得以仇爲辭無爲受命而又築于外也故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也其築之何以禮注据禮當豫設疏此道築

非謂魯此之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築爲禮也

之改築注据諸侯宮非一疏注据諸至非一○舊疏云卽下

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有寢一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是也非一也

則嫌注皆所以遠別也疏注皆所至別也○舊疏云於路寢

者嫌褻瀆曲禮疏引此傳下引何氏說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居也

今注無此語白虎通嫁娶云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

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城郭之內穀梁傳羣公子之舍注云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

謂女公子也疏注謂女公子也○詩豳風七月云殆及公子同歸亦謂女公子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



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然則父子異宮不獨男子然也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左傳隱三年有東宮得臣是也宮室之制前正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及小寢皆南北相直諸子所居當在其旁則女公子所居亦當在夫人小寢旁矣禮士昏禮注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以其十五成童故女子亦十五許嫁乃別宮也昏禮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注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彼所謂宮卽天子諸侯則以卑矣注以爲太卑疏白虎通曲禮疏引女公子之宮也

云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爲卑不可處王女也疑亦何氏說禮記檀弓注以與已字本同何氏作以爲說應以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注以上傳言爾知當築夫人之下

羣公子之上築例時疏

注以上至上之曲禮疏引此注作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白虎通嫁

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之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易林屯之觀云東鄰嫁女爲王妃后莊公築館以尊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說喜葢誤合紀季姜與此爲一事○注築例時

○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  
三十一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疏**十月乙亥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  
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弟林

是爲莊公莊

公七年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疏**通義云錫命例月重錄之加于聘也  
趙汭曰錫成公命書月者著例也凡

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蒞往上諸侯曰卒傳云重發之者  
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爲錫命而緣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  
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按榮  
叔疑書顧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

**注**上與下之辭

**疏**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  
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

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  
賜錫通○注上與下之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  
一犬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  
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皆爲上  
與下之稱故曲禮  
命者何加我服也  
**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  
又云長者賜也

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未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

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

**疏**注增加至諸侯

公羊家說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此傳以命爲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爲九賜第一矣○注禮有至不能○舊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曲禮注引含文嘉作九賜此疏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所見本亦作賜也曲禮疏云公羊說九賜之數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云云異人之說故有參差大略同也按此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皆同惟白虎通引禮說

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注漢書武紀慮  
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不同  
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  
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  
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次又異穀梁注  
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  
褒德賞功卽所以勸善勸善卽以扶不能論語爲政篇所謂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  
之禮諸侯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  
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無  
衣篇爲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以無衣爲辭知王  
錫諸侯有服也重命不重財物亦聘禮輕財重禮之意○注  
禮百至五命○通義云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  
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爲節  
公羊問答云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  
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  
取孟子王制爲說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  
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按周禮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子男五命公羊家當以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也禮記  
疏引許慎說九賜卽九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据何氏蓋  
與許同也禮疏引鄭司農亦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康成  
以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知先鄭亦與

許何說同白虎通攷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三等黜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其言桓公何注據錫文公命不言諡疏注據錫至言諡○卽文元年夏四

也注舉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

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

疏

注舉諡至死者○以言桓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卽位而見錫或歷年乃

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卽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

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也○注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

義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進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

弑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按下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  
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  
命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喪謂諸侯喪  
其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諡讀誄蓋賜諡必有誄詞皆大史賜  
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  
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  
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爵人於朝與士  
共之當召而錫也引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儻之是  
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  
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  
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  
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諡以易名然而有幽  
靈厲戾者諸侯受諡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諡之自尊臨卑雖  
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  
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  
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  
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  
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於  
同父成風以妾母僱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  
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欽  
若君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

將於失之重者壹議而已蓋莫  
重乎其追錫命宋本悖誤存

###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

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由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云釐降三女于媯訥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

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

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

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

內女至女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据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

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較爲略也

### 齊師遷紀邾郚郕

疏杜云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郡都昌縣西有訾城大事表云

此紀三邑也。邢一作駢，後爲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卽此。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鄆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鄆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鄆山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卽鄆城也。晉朱虛縣在臨朐縣東六十里。一統志：餅縣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北，亦作邢，又作駢。鄆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嶧山北。訾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卽古鄆邑。鄆訾同音。方輿紀要列餅城於安丘縣，又以訾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爲鄆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鄆邑故址。左氏以此三邑爲紀邑。杜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邢鄆鄆國也。以邢鄆鄆爲一國名，又曰或曰：遷紀于邢鄆鄆，則宜加于以絕之，不如公羊左氏爲是。通義云：邢鄆鄆三邑名。穀梁說三者爲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

**注**以稱師知取之。

**疏**

**注**以稱至取之。○洪下十年宋人遷宿之。

非以兵取也。此傳明經文之遷爲取，非訓遷爲取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

**注**据莒

人伐杞取羊婁。

**疏**

**注**据莒至牟婁。○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邾誤。依宋本正。

爲襄公諱也。

**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



不舉伐順諱文也

**疏**注襄公至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邢郟郟當坐取邑春秋與

襄公復讎故為之諱若不為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外襄公之誠不為利也不書取并不書伐皆所以順諱文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其取邑為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

之君存焉爾

**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

**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鬪傳云鬪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受濫為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

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咸丘爲魯所焚邾婁君  
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  
也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  
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  
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  
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  
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  
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旣未  
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  
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  
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  
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卽位乃  
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  
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  
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  
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當時  
自必有撫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  
必又字共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  
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三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  
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  
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  
譏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

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据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牙卒書弟臧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惟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友惟一如陳是通乎已之私行亦無緣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弑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卽位書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注据王后崩猶

不錄疏

注据王至不錄○春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

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由我注魯主女爲父母道

主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

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

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恩禮○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按此

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  
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云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  
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  
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  
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卽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  
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  
等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尊卑  
不敵故也故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  
諸侯亦無服若嫁於王者之後亦大功矣若魯莊元年王姬  
亦宜爲之大功喪服云女子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  
也檀弓疏云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  
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  
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  
人父母卒無復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  
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  
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通義云  
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醕同於內女文○注內女至  
魯女也○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又成八年冬十  
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  
是內女卒皆日也此不日故解之猶王姬歸齊不月之義也

而卜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注云卒不日葬日魯本  
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  
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

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疏左氏穀

禚下四年同杜云齊地玉篇衣部禚之若反齊地郕故到切  
濟陰成武縣東南城名大事表云杜云齊地實邑也定九年  
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杜云三邑皆齊西界据此當爲齊魯衛  
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  
○注書者至近淫○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白  
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詩南  
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卽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  
又如齊師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按下四年于  
祝丘注亦云與會郕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  
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  
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郕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  
○注不致至是也○卽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  
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

臣子辭卽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奔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馮卒

**疏**

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年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

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

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

故月也

疏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

發傳者嫌會讎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

氏以爲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

其會讎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  
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  
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



略也卽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其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爲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卽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工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爲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溺會伐衛公孫慈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與魯同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

他事不見也

**疏**

**注**莊公至見也○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醫卒于扈**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人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卽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獯也然則剽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獯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旣以計除則迥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

皇清經義卷之九  
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

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

當有恩禮

疏

前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宿者

也僖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曰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緇衣云敝子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改章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注改葬至當月○禮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

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軼軸大夫已上用輶不用蜃車節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特豚從廟廟朝廟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晉尙書下問改葬總應虞與否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傳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耐於廟不得但虞而已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當庚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奠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遺奠也射慈答徐整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

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灤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注總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他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緇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蔡謨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緇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緇釋所以總也是江氏以皆服總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匿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

趙商答陳欒問謂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庾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擇服服爲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烏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棺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御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日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

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屢終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麗太甚嚴氏杰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凡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說說卽春秋緯是也不必卽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尙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尙復改葬蓋不愼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况改葬乎○注書者至恩禮○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疏

杜云鄫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

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鄫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鄫卽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

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鄒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鄒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鄒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城故鄒亭也是鄒亭在齊國東東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樾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

疏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鄒春秋

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何賢乎紀季注

據叛也

疏注據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鄒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鄒也按經文與邾庶其以漆閭邱來

本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據以難也杜以爲貴之蓋本公羊說

服罪

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爲

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鄒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

爲五廟後以鄒其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



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

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

**疏**

穀梁傳曰鄒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鄒事齊也亦卽服罪

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

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

問答云問元郝氏經以魯子弟皆是曾子之譌昭十九年傳引

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

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

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是漢魯賜楊人也据此則孔氏

之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

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

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

子其誠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

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

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

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

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

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

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爲紀侯謂其弟

之語又云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子  
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  
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  
季似亦以鄆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  
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  
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  
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  
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  
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  
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  
所据邾鄆郛者紀之封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  
鄆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  
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  
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紕滅有罪諸侯者言  
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  
兼小狡焉蠶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適齊襄爲其所勳  
許以鄆存焉爾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鄆者紀之邑也齊侯將  
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鄆納齊願爲附庸以存  
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鄆  
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  
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  
又曰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襄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子臧孫辰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子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鄰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据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予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巨夷祭仲荀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夫旣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鄰往服罪于齊据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  
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  
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  
乎按以何氏解入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  
紀季以鄙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鄙也按如專鄙則或據邑距  
君或竊地他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  
男謂至爲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  
出積時多而明也姊妹也猶日始入慝時少尙昧也白虎通  
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  
是女子亦謂先生爲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  
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  
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  
傳有公姑姊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姊魯義姑姊蓋謂父姊爲  
姑姊父妹爲姑姊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卽此傳語禮喪服  
及記皆姑姊妹連稱爲其同爲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  
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  
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  
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

注次者兵舍止之名

疏

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

在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  
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則次爲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

按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爲將會鄭伯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謀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按所止舍次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眾寡皆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入舍之職事先鄭謂後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在因之安行旅處爲旅次易旅二爻旅卽次張幄所止亦曰也周禮掌次職則張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次所躔亦爲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之語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魯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舍于聶北救邢次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

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

事而猶不書是也疏

注國內至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闕本監本毛本作而當依鄂本正若然定

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強邑經書叔弓之圍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郎爲內地見桓十年刺欲救紀而後

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

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

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

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

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

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

壯上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

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譏

左疏引賈氏皆以爲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注閔二年

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

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

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

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

善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爲義注次例時注

舊疏云卽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

正月師次于郎書月者自爲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

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垂注書

月者自爲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注書者與會郟同義

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

可知例

疏

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

分下獻上曰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

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郕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

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

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

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

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

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爲主而夫

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

爲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

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

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璋瓚皆宗伯攝

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

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

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

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

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

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

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禚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奉爲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汜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其其枯犒也說文無犒字据高誘說當卽犒字緣設牛酒其其枯犒故卽謂之犒蓋因其枯犒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醕斥彭長田君碑史見勞醕芳馨馥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鎬字果何所据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鎬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据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犒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禮之注故書犒爲橐鄭司農云橐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注加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汜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藁人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焉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非僅加酒肴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



姑其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飭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卽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

注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

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

注禮

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筭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筭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哀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

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  
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  
爲姑姊妹女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  
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  
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  
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  
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  
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  
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嫁於  
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  
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  
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  
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  
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  
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嫁于大  
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嫁  
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  
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  
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  
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  
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

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總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爾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己之女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入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即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即隱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親况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

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

孔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疏

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子上下同心而俱死之

故爲之大夫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夫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日論語興滅國公羊傳滅者亡

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與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絕言之則爲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夫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

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注据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

諱疏

注据楚至爲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正春秋責備賢者義

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賢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

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  
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邲  
貶荀林父其賢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据以難也通義云襄公  
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善俗儒  
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  
貪土地醕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  
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  
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復讎也疏後漢書逢萌傳云  
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復讎也疏後讀春秋問復讐  
之義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鄭氏齊  
謂此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鄭氏齊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譜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  
人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而  
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  
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  
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  
諸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  
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  
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  
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

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譜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及豕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其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卽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牢釋文烹殺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免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家之誤

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蓍曰

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

疏

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公淫泆行同鳥獸而言事祖禰之心盡故執

不知問按襄公假復讐爲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注龜曰至曰筮○禮記曲禮云龜爲卜筮爲筮注筮或爲蓍彼疏

引劉向云蓍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蓍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靈相似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鎛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者揲小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諸果至雨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簪人所掌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鄭破巫爲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爲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



謂遷都邑戚猶愈也謂筮眾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  
目謂事眾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眾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  
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  
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  
也大卜入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眠高作龜大祭祀則眠高  
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  
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  
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  
入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寡人死之注  
喪分焉故知爲師喪其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

襄公答卜者之辭疏

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

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  
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  
謂師喪半焉寡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  
詞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  
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  
氏卜者之詞亦卽告卜者詞也

九世矣疏

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

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  
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

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釐公卒大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厯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

也注

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

疏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

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衰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鶉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眾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

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慎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爲齊襄所殺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燹平王之墓左氏紀鄭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邢鄆鄆三邑紀季以鄆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爲張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卽以復讎子之予復讎非子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

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稽康爲晉文所害稽紹死難於晉  
惠君子責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  
侯之譖安必懿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  
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  
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  
刺謬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  
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  
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  
秋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也凡  
眾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  
伸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  
言之耳詩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  
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  
釋文嵩作崧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

**注家謂大夫家**

**疏**

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諸侯命大

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  
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召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  
家也其實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干乘之家趙注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者  
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  
諸侯目爲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

以代代為家 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据家不可疏隱三年傳云

非禮也大夫不世故 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

恥同也疏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

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

讓可乎春秋為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此

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符者其罪不上通於天平孟

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

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

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

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

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

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

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贖武

哉邊疆之釁何代無國君何以為一體注据非一世疏非一

之皆公羊之流毒耶注据非一世疏非一

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聿注父

子相繼曰世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皆然故云据非一世

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

齊侯疏

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

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聚國也按厲氏明乎此則不牽涉周禮禮記辟讎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

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

注怒遷至孫與○論語雅也篇不遷怒遷

怒爲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劔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怒爲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弩則弩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

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紀侯之不誅至今

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

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

義古者由猶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

二字通是也通義云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

稱先君以相接疏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

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按大祝

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

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

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

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然則齊紀

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注無說至

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憚也疏注無說至

憚宋本同閩本監本手本作悅憚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

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憚皆古

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卽號辭也承上文言

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

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其戴天之辭

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

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去紀也疏言若

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

得爲如此行乎疏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

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爲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

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僖二十六年傳曷爲以

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

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

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甯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

梁惠王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爲如此所欲也荀

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

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曰不得也不得

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

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

無猶易曰闕其無人疏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



無人○所引易豐上六爻辭彼作无有人如无人也後漢安  
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爲天子不明方伯不賢  
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  
慧曰無人焉亦此義闌各本作閭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鴟反  
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作闕孟  
綠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  
作窒此所引與王輔嗣本同

襄公爲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

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爲文實者方諱

不得貶疏注疾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首注疾病也  
荀子彊國云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注疾病也

凡人疴疾如痛故謂疾爲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  
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  
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  
痛於心故也包氏慎言云齊襄莊公弑父之讎也春秋之大  
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  
爲之主婚與之會狩焉會聚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  
有說乎襄公之下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  
莊公果有不其戴天之志卽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  
決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穀梁  
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爲襄公諱婉辭也

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覲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爲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葬爲內量力不責人爲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爲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已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爲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爲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以計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爲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譖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爲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

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為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為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為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為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為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疏**經六月有乙丑麻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

二十四皆

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

**注**据鄆季姬也**疏**注据郎季姬○即僖十六年鄆

季姬卒無葬文是也

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

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為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

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

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

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  
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  
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  
依鄂本王○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枝期章姊妹女  
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  
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  
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  
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  
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也○注卒不至於葬  
○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  
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  
葬解之爲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

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注据恩怨不兩

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  
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爲者設事辭

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

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注以為至之辭○禮記檀弓

為也以為雙聲故以亦訓為玉篇以為也是也凡未事而億

度之皆曰以為故為設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

今先生設為不宦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

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

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

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肆設熬

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卒塗祝取銘

置于肆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氏至之也

○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

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

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

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

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門周人殯於西

秋七月

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肆在西階入門左由  
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鄆為齊附庸  
而紀侯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  
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冬公及齊人狩于郛疏

左氏作雒

公曷爲與微者狩

注据與高侯盟諱此競逐恥同

疏

注据與至恥同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齊侯也注以不殺公知爲齊侯也疏注以不至信也○舊

殺公此不殺公者齊侯故也按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爲賈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雖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微者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

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

微者不殺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

讎義不可以見齊侯也疏

穀梁傳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注禮父之市朝

○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般已之天與其戴天非孝子也

行求殺之乃止又檀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  
枕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注不可以  
並生言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  
仕弗與其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  
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  
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  
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其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爲父  
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  
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其國朋  
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  
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  
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調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  
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  
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  
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  
禮云交遊或爲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  
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其  
國與此不同國同調人云兄弟之讎辭諸千里之外從父昆  
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  
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  
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  
弟之讎意卽此之九族彼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

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調人之不同國殊蓋推君  
父之讎不其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  
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通  
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  
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為體雖据哀錄莊猶有讎齊之  
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  
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為愧之從而微之  
○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  
于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  
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發明  
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為微者前此者有事矣注溺會  
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為讎之不見也

齊師伐衛是也

疏

注溺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

後

此者有事矣注

師及齊師圍盛是也

疏

注師及至是也

則曷

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疏

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  
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  
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  
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



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其

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疏乃忘觀之大者○注狩者至

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

三日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

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

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其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爲

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讖

秋獮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讖不可勝讖故將壹讖

而已其餘從同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讖都與

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

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

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

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矣○注所以至義也○舊

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圍盛不稱公者

諱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

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義据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一至同同○舊疏云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離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離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離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按孫說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終

子女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卷之六

六

六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

通義云戎事不邇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

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眾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郟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四年饗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郟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

左穀倪作郟左氏黎作犁春秋異文箋云郟倪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黎

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干乘兒寬以治尚書冠九卿文學

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涵南江扎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犁奔楚潛夫論引作州黎是犁黎同也

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

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疏云邾之上世出於

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邾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邾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邾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邾曾孫犁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命命云說文邑部邾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邾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邾杜云遷萊子於邾國正義邾卽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邾爲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邾魯間不當爲齊地今鄒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邾城皆魯地且邾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爲邾也許意邾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爲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邾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邾城在繒城南土人云小灰城卽小邾之譌也按漢東海郡繒縣在今峰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

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

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注倪者至都邑

○通義云今爲

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尙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取

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爲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諡篇附庸所以無諡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卽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鄆爲齊附庸鄆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亾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倪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爲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易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鄆入齊則謂之鄆齊語齊桓正封域東至於紀鄆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黎來者何名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黎來者何名

也疏

左傳云邾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 據此倪為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

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

其名何注

據僖七年稱子

疏

僖七年稱子○即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

微國也注

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

從齊桓為僖七年張本文疏

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至是所以稱爵者時附從霸者

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

此起之也穀梁傳邾國也黎來微國之君夫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繁露滅國

上云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

曷為不言納衛侯朔注

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為納

朔伐之疏

注據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即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

是也公入致伐卽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爲納朔伐之辟王也注辟王者

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

因爲內諱疏

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子突救衛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

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爲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三月疏

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疏

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

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

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



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子突者何注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

僖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

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

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

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貴也注貴子之稱疏

傳意亦欲明王人為微者故別何之彼注引何休以為稱子

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

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為字誤耳則

范氏以彼傳稱名為誤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

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為

貴不以突是字為貴也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

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

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爾彼

以子突實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六年五國諸侯犯

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

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

之同中士未足以為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杜

義以突為字與鄭義同范氏貴則其稱人何注据王子瑕不

疏亦如何義則穀梁文不誤

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也○襄三十

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稱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

注据不以微及大疏注据不至及大○定二年傳云然則曷

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

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据以難通義云

本當稱王子突王人耳注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

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

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

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

實貴子突疏舊疏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矣按傳意子突不

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桓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是

朔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遣子突不能救也桓十六年注

云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  
 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即誅絕遷延貽玩致不能  
 討恥莫甚焉故繁露玉英云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  
 太亂篡弒無己是也通義云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  
 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為天子殺貳矣按  
 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  
 為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  
 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弱改為非  
 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  
 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  
 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貫明王子突也與僖八年二十九王  
 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  
 子突王子突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

注

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

注據衛至不名見襄二十五

年絕疏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

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

曷為絕之注據俱入也

犯命也

**注**天子命尤重

**疏**傳云天子至尤重○見桓十六年彼

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

舍不即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之不成爲諸

侯故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子立公

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爲篡以盜國論莊二十五年衛侯朔

卒不書葬注云犯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

子嬰齊注名者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科

穀梁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

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

其言入何**注**

据頓子不復書入

**疏**注据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

据鄭衍或言

歸或言復歸篡辭也

**注**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

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

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

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

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

**疏**通義云篡

衛侯留也。○注上辟至入也。○上五年傳云曷為不言納辟  
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朔復國無罪。故復從篡辭書入以公羊  
之例立。納入皆篡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  
例。○注殺而至言之。○舊疏云。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  
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弑君為重。不嫌非篡。故不必以  
當國辭目之。○注非殺至言之。○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  
也。注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篡。故以入言之。  
○注國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  
也。明當立桓嗣子。故書立以見篡。○注他國至曰納。○僖二  
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是也。蒯聵得國於子輒。得為篡者。彼傳云父有  
子。子不得有父也。蒯聵於定十四年。出奔子無。去父之義。合  
當絕。今還入衛為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  
曰入。○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  
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即昭  
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  
于楚之屬。是也。按董子言衛朔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  
齊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魯亦當蒙其惡也。○注不書至  
微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按不書出奔為天子諱。弱  
是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眾又託疾不  
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足矣。欲并其宗社絕之甚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

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疏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

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

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

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以得鄭爲重是爲

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

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

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

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

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

公伐楚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

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

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

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

公羊義疏十九

六

公羊義疏十九

公羊義疏十九

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寔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肯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桓弑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

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  
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  
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  
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  
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即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  
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  
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  
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  
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宣七年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  
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  
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蓋得意者皆致其不  
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即桓二  
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雖不  
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  
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  
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  
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  
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  
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  
危公之久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月者前魯大夫



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据得意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据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

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据以難

不敢勝天子也注

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

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疏

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五國伐衛傳

云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必錄月異之也

螟注

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云

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生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蝻蝻蝻皆螟類故煩擾貪利均致蟲災也

###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俘校勘記云

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戎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丞保鼓之楚邛仲南和鐘子孫丞保用之齊侯鍾子孫丞保用高皆寶字義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篆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爲俘也杜又以爲俘囚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

### 辭疏

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

齊人可以不兼得兩國人之辭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

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胡得國後

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

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

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

**疏**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

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

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

罪應是其實齊襄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

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

後賂之辭也取部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

按孔氏用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

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矣是也繁露王道云誅受令恩衛葆以

正罔罔之平也亦段葆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

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

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貴矣况利之○注不爲至

謝爾○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

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未亂者不同彼本會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事後受財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按說文宀部寶珍也詩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卑結夜旃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疏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

疏四月書辛卯爲月之六日夜唐石經

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傳曰口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攷云夜音裕昔音錯考工記老牛之角紆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多段昔爲夕左傳爲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爲國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

也夜為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賈左  
穀作隕說文雨部賈雨也齊人謂雷為賈一曰雲轉起也阜  
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賈隕音義皆近星賈字當作  
賈為正隕段借也故史記宋世家賈星如雨亦作賈論衡藝  
增篇亦引作賈周禮大司樂疏引作星賈而雨字林賈即隕  
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恒星者何列星也注恒常也常以時列見疏爾雅釋詁恒

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恒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

注反者星復其位疏則字當据補杜以長厯校之辛卯四月

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

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

嗟云田矢反兮箋云反復又執競云福祿來反傳反復也故

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牌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

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即星賈之時所謂兩星不及  
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  
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  
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  
而曰夜中著焉耳何用見其中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疏

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  
偕也劉歆以爲星隕如雨如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偕也  
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爲非  
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  
無星隕而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  
雨說也

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

注不修至

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  
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  
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  
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春作  
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  
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  
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其爲表裏周禮小  
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  
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檣  
杙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  
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  
按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

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爲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矣齊舊春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

秋也今作弒孔子所修春秋也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

之疏

毛本星實誤倒論衡藝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通義云蕭楚曰自上而落謂

之實星霜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麗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事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彗隊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雨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墜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恒星之

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殞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殞其解經不言雨而言殞星其亦以爲狀何以書記異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詳矣

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

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王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

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賈木墜而夜中

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

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列星至之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

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鹽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  
眾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殞墜民失其  
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眾星者庶民之  
象也與列宿俱亾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恒星謂列舍持天子  
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旣然  
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  
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輿思南疏引  
三統麻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  
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麻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  
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  
十三度其度旣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  
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  
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  
○注參伐至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齊  
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  
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卽其說也狼注  
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  
書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  
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強侯在熒惑占爲鳥衡正義云鳥  
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  
以言天狼矣存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

主持衡平之美其實狼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  
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威  
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  
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  
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  
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已成王泣企  
膝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心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  
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土  
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  
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  
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  
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  
象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  
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丈釋繹未至地  
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  
卽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  
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  
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  
公子蒯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  
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名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  
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弱無輔強制

陽陰不得安土正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  
當据正○注星實至宮也○舊疏云卽上備云房爲天子明  
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  
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  
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  
宇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  
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  
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  
同校勘記釋文當作未隊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  
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  
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青州周禮  
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  
保章氏職泮云元枹齊也律歷志云子爲元枹初婺女八度  
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  
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枹齊分野也夜中  
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桓  
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桓而  
救存之也鄉叅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  
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眾星列宿  
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  
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  
解蓋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歿非子政說此經  
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宋此以爲規諫未必無  
補云舊疏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  
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  
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

秋大水疏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  
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也生日苗秀

曰禾据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亾疏

注苗者至曰禾○今傳正

義引作禾初生日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  
禾嘉穀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  
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  
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粟米名也則禾卽粟也其米  
爲粟其實爲粟其粟之稾爲禾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  
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爲  
粟四變入曰米出曰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日苗秀曰禾  
苗卽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穆禾麻

菽麥管子封禪篇鄙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  
 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貴淮南子地  
 形訓言麥稻黍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梁之專稱其  
 黍菽稻梁連言藁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  
 專指梁也如粟亦梁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甲者亦稱粟說  
 文梁下云稻重一秬為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  
 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賄賄乎何其孺子也及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免何其君子  
 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  
 滋也免俛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  
 稷未秀者亦通稱為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  
 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  
 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  
 旱螟蠹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  
 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即  
 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况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  
 羊云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  
 同時也皆知苗即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  
 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  
 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  
 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  
 則或舉禾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梁後世誤以梁稷為一物

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艸維芻維芻維芻說文引作嘉穀爾雅釋草芻赤苗芻白苗玉篇云芻卽今赤粱芻白粱故毛傳卽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詩生民種之黃茂毛傳黃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禾其詞一也實者爲粱韋昭晉語注粱食之精者三蒼粱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武粱只雀駟七發云元山之粱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卽粱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爲大米也周之秋爲今五六七三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爲禾也○注據是至先亾○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謂苗爲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月也然麥皆已彊苗較爲弱故云苗當先亾今兼云無麥苗故據以難

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蠹皆以傷二穀乃

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粱傳曰麥苗

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

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  
 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  
 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  
 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  
 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  
 上書者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蠓蠛蠓書者即隱五年  
 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蠓蠛之類是也通義  
 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膳鵠鷄饑  
 則徹鳧雁饑則去雉免康則損囿獸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  
 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  
 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  
 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  
 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即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  
 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  
 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秫稻麻大小麥後鄭無林大豆齊  
 而有粱苽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齊  
 民要術言九穀忌日小豆稻麻禾黍秫小麥大麥大豆與  
 禾皆即粱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稌黍稷粱麥苽小宗  
 伯六齋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苽  
 其注疾醫据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  
 禾米為主南方食以稻米為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

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  
麥禾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先

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

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

今日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注

据次于陘侯屈完不書侯疏次至



書侯○僖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託不得已也注師

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是也經不言侯也

出本爲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

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

實侯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之疏穀梁傳次止也

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邾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

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侵

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邾見左疏○注

師出至及也○興鄂本監本閩本同毛本興誤與又宋本閩

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舊疏云陳蔡

與魯伐衛卽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

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

辟下言及者卽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

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卽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

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

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爲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

于卽以侯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

共伐邾亦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

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

不嫌是實侯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  
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  
以魯真有侯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云  
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  
侯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  
之禦不得稱侯是也然則即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  
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侯  
○舊疏云若其實侯宜但云師次于郎侯陳人蔡人而已今  
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侯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侯也○注陳  
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人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  
据正知微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  
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慎言云春  
有甲午祠兵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

以侯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  
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  
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  
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  
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厯以爲正月十  
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  
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

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尊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為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

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以為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

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駁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為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為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芑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為祠兵此為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

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與何氏  
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  
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  
詩采芑振旅闐闐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  
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  
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  
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  
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曰注春秋  
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  
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  
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  
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  
旅治兵禮畢振眾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  
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  
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  
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  
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  
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勘  
故不爲誤本所惑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  
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亂其家法矣  
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造

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爲旅疏注五百人爲旅亦卽祠兵之義

叙官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

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眾言之互相

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雖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

也疏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如一○繁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

習之因於彼狩存不念亾安不念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

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念戰也宋均曰春

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力而後用土庶法之教而後成

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忌

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周禮大司馬職分

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

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

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獸狼絕有力迅此振訊

卽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

訊也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奮疾

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

義同振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眾兵入

應祠饗也○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尙威武

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後復

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

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芑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

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稱

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何言乎祠兵注據不書疏舊疏

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何言乎祠兵注據不書疏云正

謂他處皆不書卽例不書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注爲

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久稽

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注久留也稽亦留止

之義漢書食貨志蓄積餘贏以稽市物注稽貯滯也說文繫

傳云稽禾之曲止也力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曷爲爲久注

之卽遲留也舊疏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詞曷爲爲久注

據取長葛久之疏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也舊疏云

彼書爲譏其久今以祠兵爲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

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明此第言祠

兵不見久義故問之爾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爲久留

故問之爾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爲久留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爲久留

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於是  
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  
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  
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彼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爲至之  
意○言爲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俟齊侯不至又  
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  
云出曰祠兵即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是出竟  
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  
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  
兵明非迫脅見  
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降于齊師疏

左氏穀梁作邾左傳隱五年注邾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

釋例土地名邾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  
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邾伯國姬姓之  
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邾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  
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邾通典雷澤縣  
在濮州古邾伯國也土地名盟會圖疏邾在濮州雷澤武王  
封季載于邾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邾叔武封于  
邾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里有瑳城壩即漢剛縣故地  
而邾在其西南蓋近甯陽矣魯成邑在甯陽東北九十里蓋

亦以近邾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甯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卽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爲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邾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

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

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爲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盛則曷爲謂

之成諱同姓也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

僖二十四年左

傳管蔡邾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鄧郇文之昭也是盛爲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邾僖二十四年邾爲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邾後爲魯邑



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廊  
魯孟氏邑是廊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  
惠說非也若此處爲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  
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滅同姓也注  
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卽禮所謂滅同姓名也  
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  
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成爲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  
得之曰此非圍成特臧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  
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  
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  
則成之誤卽續漢志濟北之曷爲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  
成縣也惟以爲本成國者誤曷爲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  
不言歸鄭疏注據戰至歸鄭○舊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  
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  
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爲是此魯齊共伐成成降于齊其實  
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辟之也注辟滅  
敗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爲魯辟故據以難

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

伏之文所以酷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

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注辟滅至於齊○通義云魯待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魯

因爲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我也

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即伏義也○注言及至

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二國同

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魯所取以爲孟氏采者也左氏

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

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

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

若不滅矣按圍例時諱滅故從圍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

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屬書其

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

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

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

据彼難此不當病之也注慰勞其罷病疏注慰勞其罷病○

善而言還意禮記少儀云師役

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

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

公羊義疏十九

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罷士無  
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轉爲訓也易中孚六三  
爻詞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癰  
之疾皆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閱其罷病耳曰師病矣

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  
祠兵秋而振旅君以師爲病矣

曷爲病之注據師出

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

疏

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  
郎到切讀如孟子滕文公篇勞

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  
出皆病曷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

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

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疏

注明君至在君○通義云本  
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

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  
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  
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眾  
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  
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  
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  
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  
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  
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善於師非師真無罪也  
故舊疏云所以慰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子

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遺者事未畢也遞也○注  
因解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

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疏冬十一月經有癸未歷爲十月

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二年釐

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

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

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絀秩服無知怨十二年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

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

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問襄公曰

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勞遂獵沛巨見

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

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

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

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劊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

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

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

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與左傳所載

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

也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

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

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

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暨暨通段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暨注暨至也玉

篇旦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莒魯地琅邪繒縣北有暨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一統志暨亭在兗州府嶧縣東故繒城北

公曷為與大夫盟注

据與高俟盟諱不言公疏注据與至言公○見莊二

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俟盟于防傳齊高俟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是也因與大夫盟諱沒公故据以難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据高侯名疏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義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

名也故注云据高侯名明非眾也杜云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為其諱與大夫盟也

使若眾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

公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

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

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

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

書者本未命為嗣賤故不錄之疏注鄰國至愈也○釋文作

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則甚矣

春秋諸侯之臣見鄰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眾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

傳云不稱名眾也故此不稱名使若眾然也使若悉得諸大  
夫約束之者愈者謂較與一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  
至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今不月使若  
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  
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  
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  
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奚及雍林人殺無  
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  
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  
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盜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  
奚立之是為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  
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何注同其言小白  
出奔在襄公立後與史記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  
小白伐齊不克故深為諱左疏引賈服亦以為齊大夫迎子  
糾公不亟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即  
盟莒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  
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二  
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然定十二年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內邑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邑致者天子  
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  
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注子糾至錄之



○舊疏云決桓十年鄭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据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弑故不得有命爲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疏

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按疏家所据左氏本作納子糾

釋文所据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間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弔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卽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

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擊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

**疏**通義云使之入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注據晉人納捷

蕃于邾婁不言伐

**疏**

舊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

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狝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然則侵伐戰圍入滅數者相對是其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捷蕃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按納

與伐非輕重之辭已明傳言之無義例也○注據晉至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蕃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

入不舉伐納頓一于頓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伐而言納不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彼爲難伐而言納

者猶不能納也

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

**疏**穀梁傳云當可

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

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郚故卑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

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為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義殺人為懼矣乾時之戰正義短矣按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名耳反以為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不諱為惡內耳廢疾所云亦非何氏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注伐者至云爾○舊疏云下十年傳曰狗者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糾者何辭因不受而伐必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

國見挈言公子糾疏注据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

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彼

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為君則下經舉子見

其宜為君知此經單言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

國言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

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擊之也君前臣名也注春秋別嫌明疑嫌當

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

公子見臣於魯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

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

義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公陷於淖樂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

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

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鄰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

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

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

○注禮公至魯也○詩柏舟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

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

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

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

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

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

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納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  
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  
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  
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  
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巨弗遇是也。上  
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  
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  
意明矣。母勞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納下，卽云齊小白  
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纂辭。○隱四  
年注：大國纂例，月此非納纂，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六年夏六  
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書月爲  
纂也。納糾非纂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  
爲纂辭，則此非纂可知。非纂而言納，所以刺魯之能伐而不  
能納也。知糾次正者，史記敘出奔云：羣弟恐禍及故。  
次弟糾奔魯，又云次弟小白奔莒，是小白次于糾也。

###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

注：據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疏

注：據宋至

子也。○鄂本以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見定十一年春當  
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注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通義云小

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眾傳春秋書齊

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眾為

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

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

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

君氏上鄭請以國為氏也注不日至魯也隱四年注云

大國篡例月此不用明無惡為侈惡於魯其言入何篡辭也

為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疏舊疏云据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

言入故難之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

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

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

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也

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因奪取其位春秋傳曰

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

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知不正矣繁露玉英云  
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  
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為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秋七月經有丁酉月之二十五日按  
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

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弒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年之諱取爲

遷義同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

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

涸故曰乾時水經注瓠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

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

濟其上源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

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耗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

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漕所發亦謂之形水平地出

泉曰形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形外即此水亦謂之時

灑水以下流與灑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

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

形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自

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脉蓋伏漕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

西安城南石洋堰分爲二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

之南五里泉至梁鄒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

今不通矣益都通泉水唯此通舟未嘗淺涸

丙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据郎之戰疏注据郎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內不言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

此書敗績故難之伐敗也注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自誇至取敗

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字作夸从言者詞之誇誕也

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冶長篤願無伐善皆謂

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曷為伐敗注据內不言敗績曷

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曷為伐敗注据內不言敗績曷

為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据內至取敗謂既敗復讎也

○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

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

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雖

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為榮乎特魯之力不能讎齊

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



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爲榮者也不及孔父者孔父死在殤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之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注据納子糾公猶自行卽大

夫當有名氏

疏注据納至名氏○卽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

故言此通義云据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

公也注

如上据知爲公疏注如上据知爲公○如若

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戰爲公親行也

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

也曷爲不與公復讎

注据諱與讎狩

疏注據諱與讎狩○上

部傳云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讎宜見與故据而難

之

復讎者在下也注

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

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

通義

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  
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  
復讎伐之桓又非讎子故不與復讎也令實復讎方善錄之  
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讎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  
時實至與也○爲不能鄂本末本闕本同監本毛本爲不能  
誤倒作不能爲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讎人人所共復讎  
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  
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  
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爲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  
託義絕句非當義戰逗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  
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  
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  
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  
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

据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

執也疏

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据楚至

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

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

以下浚洙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

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

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

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疏

脅者書僞古文允征脅從因治

泰誓脅權相滅皆爲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膀也掖下爲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也曰脅也故下二十五  
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與迫脅意近也○注以  
下至脅也○下浚洙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  
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浚洙故云以  
下浚洙知也○注以稱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  
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  
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  
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舊疏非又共國當作  
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未有成  
也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校彼注疏云一  
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非非國也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

下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注時小至殺之○釋文作邵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遣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塗潰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主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後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從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

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後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語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魯爲齊晉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

据不立也疏

注据不立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

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未立稱子糾故難之

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

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官爲君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弒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

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疏

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

媵及姪弟之子位有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蓋魯  
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母貴也○注故  
以至爲君○舊疏標起訖無者字宜爲衍文左疏引賈云不  
言公子次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管子齊僖公  
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  
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  
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次  
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次  
正故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  
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  
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  
糾者小白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  
嫂而管仲爲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  
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  
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  
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  
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  
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  
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  
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怪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  
之說而又承程子之誤紊亂倫次誣妄立說於以誤天下後  
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

兄又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某之稱也○注明魯至弑君○穀梁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干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所以魯亦當坐弑君也故稱人以見國共也○注因辭至疑也○通義云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公無適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為君乃或專據薄昭詭詞以為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故知上言納糾非篡矣舊疏云此經若不言子糾上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嫌疑也按白虎通封公侯篇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也春秋經曰齊無知弑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居多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為襄公子襄無適子子糾為貴妾子宜立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

也是桓公之立有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貶之也。○注月者至君例。○春秋之例弑成君例曰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注曰者從外赴詞以賊聞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弑未踰年君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未踰年君當月此子糾見弑書月明從未踰年君例也。奚齊因不正故略而不月。若然僖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其成君亦不日者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義與奚齊同也。此外諸侯之例至若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曰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曰皆未踰年君而已。與不日不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異當文各自有解也。○注王書至取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

###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疏

杜云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經泗水篇泗水又西南流逕魯

縣北分爲二流。注云北爲洙。瀆春秋莊九年書浚洙。京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皆洙泗去洙水百步餘。說文水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



樂山北入泗段氏玉裁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

府沂水縣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也前志蓋下云臨樂于

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

樂山西南至卞縣入於泗按此條水經與志迥殊志云臨樂

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縣之于山也本其源而言故下云至

蓋非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為蓋縣山名其

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

卞縣不云出蓋縣又皆云洙水至卞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然

則卽改池為泗亦與水道不合安知班氏時無池水抑或

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

沅水下合泗乃作沅字俟攷蓋洙水在班時已非故道故其

書法不同他水至桑屬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誣班為出蓋

觀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易漂也許亦云出泰山蓋臨樂山

北入泗恐非許氏原文淺人用水經改竄之耳今洙水在曲

阜北四里上不得其原下流不入泗而入沂又非酈氏之舊

蓋湮沒已久以是冒之耳○注以言浚也○舊疏云正以與

尚書浚賦澮之文同故知水名今尚書作澮賦澮澮

距川玉篇澮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浚之者何

深也疏浚窮而能達注浚深也易浚恒侯果虞翻注並云浚

深也鄭作澮爾雅釋言澮深也書皋陶謨之澮賦澮說文谷

部作容賦澮距川然則訓深者容正字浚段借字浚於說文

深也鄭作澮爾雅釋言澮深也書皋陶謨之澮賦澮說文谷

部作容賦澮距川然則訓深者容正字浚段借字浚於說文

深也鄭作澮爾雅釋言澮深也書皋陶謨之澮賦澮說文谷

訓扞也繫傳扞取出之也水部之濬訓  
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曷為深之注据本非

人功所為疏注据本至所為○舊疏云正言畏齊也注洙在

魯北齊所由來疏穀梁傳著力不足也鹽鐵論險固云故制

洙修地利也○注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曷為畏齊

城北浚深之為齊備魯在齊南故為齊所由來

也注据伐敗也疏注据伐敗也○即上傳云此其言敗何辭

殺子糾也注時魯親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

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為備亦所以起上脅也

疏唐石經作殺鄂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役誤○注時

子糾致齊自取殺之因浚洙為備皆以諱畏齊也上注云以

下浚洙知其脅故此云亦所以起其脅也新語懷慮云魯莊

公据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

權仗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

以洙泗為竟俞氏懋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

詁云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

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  
彼同亦當解云為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為畏齊  
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為齊殺子  
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干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  
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  
辭字乃從而為之辭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為辭  
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疏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商民六族

賜魯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為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注猶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

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疏注猶麤也○校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粗者曰侵

按何注猶麤也周禮音義云粗音麤本亦作麤何訓猶為麤而鄭引傳即作粗猶何訓野為鄙而鄭引傳即作鄙留也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猶漢書藝文志庶得麤猶又敘傳擗舉僚職師古注猶粗略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尚

麤○周禮大司馬職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注侵之者兵加其  
竟而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與浸義近詩下泉浸  
彼苞稂兵至竟服則去若  
水之浸物然也故用意麤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侵責之

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注精猶精密也

擇也又廣韻精熟也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傳  
精義入神亦謂精密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白虎通誅

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言欲伐擊之也尚書敘曰武王  
伐紂類聚引說題辭云伐人者深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

之為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之注云伐者  
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兼用公羊左氏兩傳義

也通義云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  
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偃鐘

鼓為侵失矣伐者深入其境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  
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恒舉月蓋善錄之按詩采薇

箋云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疏云此侵伐戰三傳之說  
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

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狝者侵精者伐是也周  
禮大司馬職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

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然則鄭參  
用三傳文也周禮侵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不但

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不言伐注舉戰為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戰也是也

疏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為誤謂鄂本黎誤犂齊氏召南考證云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譌即桓十年冬齊衛鄭

來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

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憚警之也春秋識曰戰者延

改也延改益延攻之圍不言戰注舉圍為重楚子圍鄭是也譌說文戈部戰鬪也

以兵守城曰圍疏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然則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

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禴禮入不言圍注舉哀圍敗謂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禴禮也

入為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疏注舉入至是也○見

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郭是也按外郭謂之郭故入重于圍○注得而至曰入○左傳造其國都曰入弗地曰入注謂

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入者逆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國也滅不言入注舉滅爲重齊滅

萊是也取其國曰滅疏

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虜猶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而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按賈氏以戰輕於伐非也書其重

者也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

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彊宋南北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

危之疏

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十一年傳與此同蓋漢

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尙有夷三族之令今日當三族者皆先黔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

族罪祇言令尙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禁兵器斷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不議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卽上九年夏公伐齊之屬是也今書月故如此解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注

以其不道所遷之地疏

注以其至之地○宋本鄂本同

閩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蓋與傳不通相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于某知非實遷矣

以地還之也注

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爲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

不知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

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

禮記曲禮疏而遷履注遷或爲還

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

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還卽環

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

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

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按此

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

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

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

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爲

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

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

其往來之道如成二年傳卻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

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絕子沈子曰不通者蓋

其往來杜省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

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

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



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

從宋也疏

穀梁傳曰遷亾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亾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

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亾辭者此文是也二

見存亾國者邢遷于夷儀是也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

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

地還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

貶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貶宋稱人

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以爲宋附

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鄰

國同九伐有犯令凌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

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

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

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

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卽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

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

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卽僖三十一年十有二

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卽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

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

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卽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

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當絕者包

氏慎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遷非效死弗去之義也故絕之按下譚子奔莒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主書者從宋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

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秦

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卽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

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東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

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卽此是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爲

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

丘馬氏宗棧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氏注公敗宋師卽此地

棧按魯師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

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爲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爲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鄗元雖皆言爲

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顏注不足据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

乘丘魯地水經注菏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徑乘氏故城南胡氏渭謂卽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郎爲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

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疏

注

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

義似乖

故難之

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

在云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蕪之盟

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按郎爲魯地故知爲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

据齊國書伐我

不言次疏

注据齊至言次○卽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

言伐也注

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

得成故當言伐也疏

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本末本正通義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

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爲齊未

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與戰則須書伐也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

此解本所以不

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云次未成於佚魯卽能敗宋師齊師  
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

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疏

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爲

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

不整可收也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次敗宋

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證按據左傳明二國皆

纔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卽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

本纔作讒鄂本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疆內○說苑指武

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必昔夫差好戰

而亾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  
武易曰存不忘亾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魯敗乾時浚洙  
微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郎而能勝之故書以疆內殺梁  
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卽疆內義○注且明至其惡○  
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爲臣子之法宜行君父  
之義順君父之美卽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  
之惡當正而救之卽上注云魯  
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

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甯府汝陽

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也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

碑以秦武陽為秦舞陽

荆者何州名也注

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注州謂至

梁雍○宋本冀作兗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

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

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

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

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

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

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國書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荆亦以其居



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即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為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諡，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注云此假設而言。蔡侯獻舞何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

**以名注** 据獲晉侯不名疏 注据獲至不名。○見僖十五年彼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

師敗績也。注舉 **絕疏** 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君獲為重也。 **絕疏** 絕之以意添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

失地名注絕之疏引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 **曷**

**為絕之注** 据晉侯不名絕疏 注据晉至名絕。○僖十五年傳注云釋不書者以惡見獲與獲

人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義已起。又兼惡獲人君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名者

絕晉侯雖未生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名仍當坐絕

故名以起之疏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箋云獲

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

而取之曰獲相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爲

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

○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

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

當與社稷宗廟共其有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

之與生皆與曷爲不言其獲注據晉侯言獲也疏注據晉至

滅同是也曷爲不言其獲注據晉侯言獲也疏注據晉至

義云據戰而執者當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

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疆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

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疏舊疏引暹斗

荆便夷狄主中國也僖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不



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子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即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大賤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按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此亦應同○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按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近中國言之非必決吳之不抑稱揚吳入春秋存所見世與楚異也春秋假楚發七等進退之義垂後世以王者治外夷之道漢書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即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

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疏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

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

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

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

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縣東

一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

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

原淵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

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

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

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

譚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

齊世家譚作邾小司馬所据正作鄆

何以不言出

注据衛侯出奔也

疏

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

年衛侯出奔齊之屬是也註

者欲据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

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

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

死位也疏

杜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范云不言出奔者○正謂

上二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或不名者通義云諸侯卒名

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恆不名

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温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

乃名滅例月○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云

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

注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喪六年傳國

滅君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

也效死勿去范云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

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

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